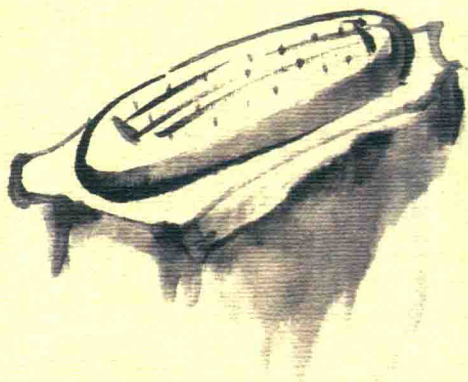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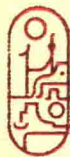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琴

FENGHUANG
QIN

刘醒龙 | 著



A SERIES OF
LITERARY WORKS BY
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
CHINESE AUTHORS



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
作品被译成英、法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

《凤凰琴》被改编为同名电影,获国内外多项大奖

刘醒龙

CTS
CHINA TIAN SHI
CHINA TIAN SHI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凤凰琴

刘醒龙 著

CS
PUBLISHED IN HONG KONG
HONG KONG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凤凰琴 / 刘醒龙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(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8821-5

I. ①凤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6962号

凤凰琴

FENGHUANGQIN

作 者: 刘醒龙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 陈小真

责任校对: 赵超慧

封面设计: 弘毅麦田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38千字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821-5

定 价: 32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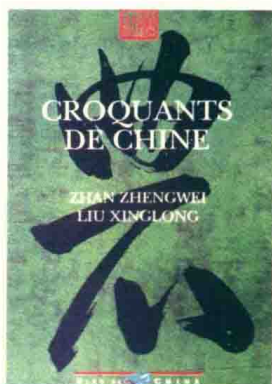
▲ 刘醒龙近照

刘醒龙，生于古城黄州，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兼任《芳草》文学杂志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，华中师范大学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荣誉主任，湖北省博物馆荣誉馆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圣天门口》《蟠虺》《黄冈秘卷》等，长篇散文《上上长江》《一滴水有多深》以及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百余种。因中篇小说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、长篇小说《天行者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而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双冠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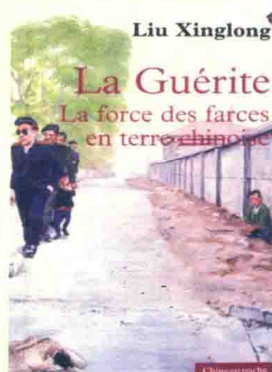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译者傅玉霜与作者

傅玉霜，女，法国翻译家，著名汉学家。法国里尔大学副教授。她翻译了大量王蒙和刘醒龙的作品。



▲ 《白菜萝卜》法文版



▲ 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
法文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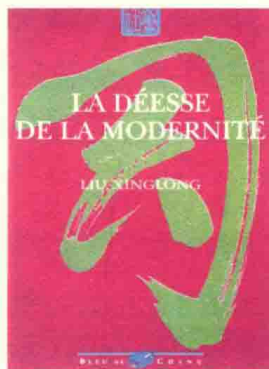
Liu Xinglong
**Instituteurs de
la montagne**

NOUVELLES



▲ 《凤凰琴》法文版

▼ 《冒牌城市》法文版

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正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层面展开，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苏醒和复兴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迄今为止已有2000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，涉及作家230位以上，其中一部分喜获热评与奖项，构成了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的强大势头。为了展示这一可贵的成果，探讨国际文学交流经验，比较中外不同读者群体、批评家、出版家、翻译家的兴趣视角，中南传媒集团决定选编一套“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”，暂以小说为入选对象，由集团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。

这一套丛书的入选作品，既要体现作家的创作实绩和风格面貌，又要反映作品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和关注度，因此入选作品是在境外翻译出版较多的版本。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将始终贯穿这套丛书。

为了体现这一编辑特色，有别于入选者的其他作品版本，我们在推出小说文本的同时，也编入了外文译本封面影印图片等，努力使之成为一套具有品读价值、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精美丛书。

“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”

编辑委员会

目 录

Contents

凤凰琴_001

挑担茶叶上北京_073

暮时课诵_133

村支书_169

白菜萝卜_229

冒牌城市（三题）_287

凤凰琴

阳历九月，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，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，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，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，它仍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。这样，被烤焉了的垵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，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，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垵咯咯叫，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，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。黑烟翻滚得很快，转眼就上了山腰，这时的烟囱才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。

天黑下来时，张英才坐在垵边的大樟树下，看完手里拿着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。这本小说名叫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，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。张英才很喜欢它，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，他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。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，共有六个人参加，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，别人尽挑家电维修、机械修理、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，他只挑了这一本，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。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，听说舅舅要来，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垵边去等。一边等，一边看，两三天就是一遍，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。近半个月，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，每每到前面的

岔路口便变了方向，走到邻垅去了。今天是第三次，太阳下山之前，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，和他的目光分手了。张英才闭上眼睛，往心里叹气。天一暗，野蚊子都出动起来，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，叮得他肉一跳，一巴掌扇去将自己打得生痛。他爬起来，拿上书往家里踱去。

进门时，母亲望着他说：“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。”

张英才将书一撂说：“早上挑的，就用完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还不是你讲究多，嫌塘里的水脏，不让去洗菜，要在家里用井水洗。”

张英才无话了，只好去挑水，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，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：“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垅里去了。”

母亲一怔：“你莫瞎说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以前我没做声。我看见他三次了。”

母亲怔得更厉害了，说：“看见也当没看见，不要和别人说，也不要和你父说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妈你慌什么，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。”

母亲苦笑一声：“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。不然，我早就上他家去了，免得让你天天在家里苦盼死等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。”

母亲说：“也怪你舅舅不坚决，他若是娶了隔壁垅的蓝二婶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。”

张英才很敏感：“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？”

母亲忙说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尽乱猜，猜到舅舅头上去了。”

张英才咬咬牙说：“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。我把丑话说在先，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，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。”说着他操起扁担，挑着水桶出门去，在门口，脚下一绊险些摔倒，他骂了一声：“狗日的！”

母亲生气了：“天上雷公，地下母舅，你敢骂谁？”

张英才说：“谁我都敢骂，不信你等着听。”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。

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，自己却先哭了起来，嘴里声称：“等你父回来了，让他收拾你。”

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，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。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，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。

父亲说：“屁，是读书读懒了身子。”说着气就来了，“十七八的男人，屁用也没有，去年预选差三分，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，今年倒差四分。”

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，还用手指塞住耳朵。

后来母亲进房来，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，小声说：“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，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，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。”又说：“你也真是的，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，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，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？”

闷了一会儿，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，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，就下床，闩上门，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，他写道：我正在看一本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，里面有篇叫《第九个售货亭》，写得棒极了！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，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。写了一通后，他

忽然觉得没话写了，想想后，又写道：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，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，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，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。至于是什么单位，现在不告诉你，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，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。写完后，他读了一遍，不觉一阵脸发烧，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，犹豫半天，还是留下了。他回转身去吃鸡蛋，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：“天下女人都爱听假话。”鸡蛋吃到一半，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，明天去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，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。他勉强再吃了两口，怎么也吃不下去了，推开碗，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。

张英才醒来时，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，连蚊帐也没放下，身上到处是红疱疱，痒死人。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，觉得肚子饿极了，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，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。这时，母亲在推房门。张英才懒得去开门，他知道那门闩很松，推几次就能够推开。

推几下，门真的开了。

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：“舅舅来了，你态度可要放好点，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。”

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，叹口气，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。张英才想提醒母亲，话到嘴边停住了。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，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“舅舅”。

舅舅说：“英才，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蠢货！还不快谢谢。”

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，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，大清早的

露水重得很，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，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，嘴上还是道了谢。

舅舅说：“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。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，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，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。你抓紧收拾一下，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。”

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：“界岭小学？”

母亲也不相信：“全乡那多学校，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？”

舅舅说：“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，所以才缺老师，才需要代课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不是还有一个名额吗？”

舅舅愣了愣才回答：“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，站里研究后，给了隔壁垵的蓝飞。”

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，忙抢着说：“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，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。”

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：“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，看谁来同情你。”

舅舅不高兴了：“别肉嫌肥，不干就说个话，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，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。”

父亲一听软了：“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，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？我们这是说说而已。”

母亲抓住机会说：“英才，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！”

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说：“收拾个屁！我不去代课。”

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，摆在堂屋里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。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。舅舅挪了挪椅子，让粪桶离自己远点，也离张英才近点，边挪边说：“你没有城镇户口，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。再说你不吃点苦，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？”

父亲在一边催促：“不愿教书算了，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。”

张英才抬起头来说：“父，你放文明点好吗？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，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？”

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。

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。堂屋里只剩下舅甥二人。

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，和舅舅离得更近些，贴着耳朵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昨天来的，先去了隔壁垵里。”停一停，他接着说：“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、下不接地的地方，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？”

舅舅回过神来：“你这孩子，尽瞎猜，我都快五十的人了，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？先去了再说。我在那儿待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。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，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。”

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，要张英才戴上。张英才很奇怪，自己又不是近视眼，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吗。舅舅解释半天，他才明白，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当理由，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。舅舅说：“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，没有理由的事，再狠的关系也难办。理由小不怕，只要能成立就行。”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，而且头昏得很，他要取下，舅舅不让，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，却耽搁了，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。还说，界岭小